

專訪 社科院亞太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

許利平 昂山訪華「破冰」之旅 護在緬投資資料達共識

許利平簡歷

許利平，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北京大學博士；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亞太社會與文化、東南亞政治與國際關係、非傳統安全，以及美國與東南亞伊斯蘭世界、周邊國家的民族主義、印尼的民主轉型、南海問題、中國與東盟關係等。學術著作有《全球化與周邊國家的社會、文化》、《當代東南亞伊斯蘭：發展與挑戰》、《亞洲極端勢力》、《赤道上的翡翠：印尼》等。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許利平研究員。葛沖攝

緬甸在野黨全國民主聯盟主席昂山素姬，即將應邀於10日展開為期4天的中國之行。其間，她將與中國領導人會面。這一醞釀兩年之久的行程被外界形容為昂山素姬的首次「破冰」之旅。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許利平研究員表示，昂山素姬此行更多在政黨交流，雖不會達成政府間成果，但中共與緬民盟間卻有望以政黨交流文件形式，就中國對緬投資保護及緬民盟在緬北局勢上發揮建設性作用等達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實習記者 任芳頌 北京報道

中國共產黨邀請由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主席昂山素姬率團訪華的消息，上周末一經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對外正式發佈，立刻引發全球各大媒體廣泛關注。在緬甸，昂山素姬是家喻戶曉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她被視為「民主標籤」；在對華關係上，她曾一度公開批評中國，反對密松水電站。但2012年當選國會議員後，她又多次表達訪華願望，亦客觀公正調查中緬銅礦項目。她兩年多前提出的中國之行，一再被推遲，直至本周方才成行。

突破中國傳統外交範式

作為緬甸政壇最重要的一股力量，昂山素姬醞釀兩年之久的訪華「破冰」之旅，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多年從事亞太社會與文化以及東南亞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的許利平日前在北京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中國的傳統通常是與執政黨進行高調的交流來往，而跟反對黨如此高調來往在中國外交史上並不多見，某種程度上可謂突破了中國傳統外交範式，是一種外交上新做法。

昂山素姬領導的緬民盟曾在1990年緬甸大選中大獲全勝，但當時的軍政府拒絕承認這一結果。之後，昂山素姬曾被緬甸軍政府軟禁長達20餘年，直到2010年才重獲自由。外界輿論普遍認為，如無意外，昂山素姬領導的緬民盟有望在今年年底的緬甸大選中再次取得不錯的成績。

盼緬民盟緬北局勢發揮作用

許利平認為，今年11月，緬甸將舉行大選，毫無疑問昂山素姬是大選裡的重要人物，她在大選之前來華溝通，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昂山素姬此行適逢中緬邊境地區進行軍演，以及緬北地區持續緊張，訪問將對中緬邊境地區的長久和平穩定起到什麼作用值得關注。據介紹，中國希望緬民盟能在緬北發揮建設性作用，希望緬甸能通過和平談判而非戰爭形式解決問題。



昂山素姬醞釀了兩年之久，明日訪華將實現「破冰」之旅。資料圖片

近年來，中國在緬投資的水壩、銅礦等大型項目頻繁出現波折，昂山素姬也曾一度持反華立場，發表過反對密松水電站的言論。許利平指出，密松水電站等波折是緬甸輿論泛政治化、妖魔化中緬經貿合作的結果。

這位專家表示，2010年緬甸實現民主改革後，緬甸的媒體有一種妖魔化中國的傾向，把中國在緬甸的投資泛政治化、妖魔化，有一種去中國化的傾向，把中國政府和緬甸政府正常的政治關係，妖魔成中國是獨裁者的支持者，是軍政府的後盾，把緬甸軍政府所有的錯誤栽贓陷害在中國政府身上，而這明顯不利於中緬關係發展。

對於昂山素姬此次中國之行的成果，許利平表示，昂山素姬是在野黨，不代表緬甸政府，此行應不會達成兩國政府間的成果，而更多的是在政黨交流。這位專家認為，緬民盟與共產黨有望通過直接交流，以政黨交流的文件形式，就中緬關係中的一些核心議題達成一些共識，其中重點點是希望緬民盟能在中國企業對緬投資保護以及緬北局勢發揮作用。

緬甸政局縱變 不會向美一邊倒

近年來，緬甸實現民主改革後，西方輿論對中緬關係議論紛紛，認為緬甸將從對華友好轉為「倒向美國」，而原本順利的很多中緬合作項目，也不斷遭遇波折。由於昂山素姬在緬甸民眾中擁有極高的威望，如無意外，其領導的緬民盟有望在今年年底的緬甸大選中取得不錯的成績。對於未來中緬政治關係走向，許利平認為，不管緬甸政局如何變化，其未來不會對美國一邊倒，也不會全面地疏離中國，仍會對華採取大國平衡戰略。

儘管昂山素姬被西方捧為「民主鬥士」，奧巴馬政府也把她作為推動緬甸政治轉型的重要符號，但許利平認為，這只是西方對昂山素姬的一個包裝，並不意味著其本人過度的親美、親西方。「一個政治人物是有多面性，其利益和對外政策也是有多面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昂山素姬在多個場合都表示中緬是鄰居，這個鄰居是搬不走的，應該搞好鄰居關係。

許利平指出，中共邀請昂山素姬訪華表明中國政府對其的認知和看法更務實、更現實，反映中國在處理對外關係上是超越意識形態的，是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他介紹，緬甸近年進行所謂民主改革以後，政府也好，軍方也好，都已不是鐵板一塊，緬甸出現了利益多元化、社會多元化趨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該跟緬甸的各個階層打交道，通過各種渠道的溝通，維護中緬大局的友好方向。

過去，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緬甸實行遏制戰略的大背景下，緬甸政府對華被迫採取了「一邊倒」的政策。許利平說，緬甸這種一邊倒的政策被很多人解讀為中緬關係最好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是否反映中緬關係的真實全貌，目前看來需要重新審視。他說，今天的中緬關係某種程度來說，才是回歸到一個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以前的「一邊倒」是一種扭曲的關係。

中緬大方向應是友好合作

「現在中緬關係應該是步入了一個調整期。一方面緬甸政府希望和西方發展這種關係，另一方面也希望和中國也要加強傳統的友好合作關係，緬甸奉行的是一種大國平衡戰略。當然，中緬關係首先是鄰居，大方向應該是友好合作的。」許利平說。

許利平認為，目前來看，昂山素姬領導的緬民盟在未來大選中獲得參議席的半數應該已沒有太多懸念，而昂山素姬與現任緬甸聯邦議會議長兼人民院議長吳瑞曼組成的「黃金搭檔」，如果沒有軍方的強力阻礙的話，亦將在未來的大選中取勝。屆時，昂山素姬很可能出任議長，而吳瑞曼，則很可能成為緬甸總統。

此外，許利平認為，緬甸政局的未來走向，還會取決於緬北局勢的走向。他說，亦不排除未來緬北局勢失控，軍方會宣佈緊急狀態取消大選，緬三軍總司令成為緬甸最高領導人的可能。



密松水電站大壩工地。網上圖片



中國盼緬民盟在緬北局勢上發揮建設性作用。網上圖片

雙邊經貿臨三挑戰 投資宜國際化

記者：近年中緬銅礦、水電站等項目頻繁遇阻，中緬經貿合作目前面臨哪些挑戰？

許利平：首先，目前中緬經貿合作面臨來自他國的競爭。比如日本、韓國、印度、泰國等。其中，最主要競爭來自日本。目前，日本通過日圓ODA的政府援助貸款深入到緬甸內部，在緬甸一些民生工程公開競標中，中日間已形成競爭，日本利用其低息貸款的優勢拿到了不少緬甸民生工程。日本等國還已經介入了緬甸開發區的建设，與中國形成競爭態勢。

第二，中緬合作還面臨着緬甸國內的挑戰。近年來，緬甸的媒體有一種妖魔化中國的傾向，把中國在緬甸的投資泛政治化、妖魔化，有一種去中國化的傾向，這對中國企業在緬甸的投資十分不利。一些人會把中國企業的一些失誤無限放大，同時又對中國在緬甸做的一些民生工程、公益工程視而不見，緬甸國內的這種輿論環境對中國形成不少挑戰。我覺得，目前中緬媒體互動交流尤為重要，甚至比中緬經貿合作顯得更為緊迫。

第三，緬甸政局走向也給中緬經貿合作帶來挑戰。緬甸政局現在還是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緬甸未來政治怎麼走，特別是大選以後政局是否穩定，大選能否順利舉行都還是未知數。緬甸的政局走向將給中緬經貿合作帶來挑戰。

記者：緬甸一些媒體為什麼會不斷出現妖魔化中國投資的傾向？對此中國該如何應對？

許利平：以前，中國的一些中小企業，確實在緬甸的投資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無序的狀況。少數中小企業在緬甸砍伐森林、開墾玉石、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對當地的環境造成了損害，這是中國堅決反對的。此外，中國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也在緬甸等地存在。比如，同一個工程很多中國企業參與競標，相互壓價。未來，中國企業走出去如何進行協調，是很重要的課題。

記者：你對港資企業進入緬甸有何建議？

許利平：港資企業的資金融通、國際化程度較高，這是優勢。未來港資企業還可進一步利用國際平台，不僅僅用港資的身份進入，還可聯合新加坡、歐洲等其他國家的資本赴緬甸進行投資和競標，那樣運作會更方便，成功率會更高，特別是在緬甸妖魔化中國的大背景下，多方的投資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在2015年大選還不是很明朗的情況下，包括港企在內的中國企業採取多邊合作方式將更為務實。

昂山父曾聯華抗日

昂山素姬的父親昂山，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被譽為緬甸的建國之父、民族之父。據許利平透露，這位具有豐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早年曾秘密來到中國，希望借鑒中國的抗日經驗，趕走當時緬甸的殖民統治者。

昂山出生於平凡家庭，但天資聰慧，考上了當時仰光大學，之後從事反殖民的鬥爭。在大學裡，昂山是一個進步青年，他當時接觸了很多先進思想，並閱讀了很多有關中國方面的書籍、消息，埋下了要與

中國共同抗擊殖民者的種子。據稱，當時，昂山非常深刻地了解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所以他非常希望借助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經驗，來把英國人趕出緬甸。

1940年，昂山在緬甸仰光與中國地下黨取得聯繫，希望通過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進行反殖民的鬥爭。當年，他從緬甸出發，前往廈門，但不幸途中被日本的特務機關發現，被綁架到東京，在日本的威逼利誘下被迫接受了一些條件。但是，在趕走英國人後，昂山發現日本



昂山素姬（前排中）與父母及兩名兄長合照的舊照片。資料圖片並沒有讓緬甸取得真正的民族獨立，於是，他調轉槍頭，對準日本，再度與中國一道，共同抗擊日本殖民者。